

3

25000
1491
25000

3

8

8° P. or 544 (3)

W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歡

開茶坊鄆哥義憤

詩曰

璇閣綉戶斜光入

千金女兒倚門立

橫波美目雖後來

羅襪遙遙不相及

聞道今年初避人

珊珊鏡掛長隨身

願得侍兒為道意

後堂羅帳一相親

以上千金者價

一筆抹倒

話說王婆拿銀子出門便向婦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老

身去那街上取瓶兒酒來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

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且和大官人吃着老身直去縣

東街那裡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一歇兒耽閣婦人聽了



說乾娘休要去、奴酒多不用了、婆子便道、阿呀、如聞其聲、娘子

大官人又不是別人、沒事相陪吃一盞兒、怕怎的、誰大官

人又是誰、縱沒事便可相陪一婦人口裡說不用了、坐着

盞不怕乎、寫得沒理的妙絕、九分光東住下、婆子一面把門拽上、用索兒拴

却不動身、車寫一分光、了倒關他二人在屋裡、當路坐了一頭、然着績這婦人見

王婆去了、倒把椅兒扯開一邊、坐着却只偷眼睃看一筆

西門慶坐在對面、一徑把那雙涎瞪瞪的眼睛、看着他、筆

西門慶便又問道、却纔到忘了、問得娘子尊姓、婦人便低着

頭、帶笑二笑的回道、姓武、一遍西門慶故做不聽得、說道、姓堵

那婦人却把頭又別轉着、笑着低聲說道、兩遍別、你耳聒

又、一遍西門慶笑道、还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縣姓

武的却少只有縣前一箇賣炊餅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

大郎敢是娘子一族麼婦人聽得此言便把臉通紅了

面低着頭三笑微笑道三遍便是奴的丈夫西門慶聽了半日

不做聲呆了臉假意失聲道屈婦人一面笑着又斜睨他

一眼低聲說道你又沒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門慶道我替

娘子叫屈哩自王婆去後此一段乃是絕妙春宮必看至

也却說西門慶口裡娘子長娘子短只顧白嚼又總這婦

人一面低着頭弄裙子兒四遍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兒咬

得袖口兒格格駁駁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兒水滸傳有

筆乎只見這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綠紗褶子道去煩

娘子替我搭在乾娘護炕上這婦人只顧咬着袖兒別轉

第一奇書

四回

着不接他的低聲笑道○五〇此六〇○手又不折怎的○二○支使人西門慶

笑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

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一隻

筯來○却也是姻緣○湊着那隻筯兒○剛落在金蓮裙下○西門

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不理他○他却又待拿筯

子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

低着頭○五遍把脚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筯兒○西門

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走過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

不拾筯○便去他綉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

道○怎這的囉○噫○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

○娘子可憐○小人則箇一面說着○一面便摸他褲子○婦人又

開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

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箇好處、一段寫西門慶入馬已完文章通身氣力

已放下下文乃餘言耳不知者乃謂下文方是正經事却不知冤屈了人家、正經用意寫的妙文也、于是不

絲分說、抱到玉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却說這婦

人自從與張大戶拘搭、這老兒是軟如鼻涕、膿如醬的一

件東西、幾時得箇爽利、一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試想三寸

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又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月久

慣、本事高強的、如何不喜、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

甘同心帶結、看官一箇將朱唇緊貼、一箇將粉臉斜

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

朵烏雲一番做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妮羞雲怯

揉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睡笑吐

舌尖正寫二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者三

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百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者四

心直饒匹配眷姻諧真箇偷情滋味美

節比小小一賦亦不苟起四句是作者看官心裏事

下六句乃入手做作推就處下八句正寫止用搏弄

揉搓已極狂淫世界下四句將完事也下四句已

完事也末二句又入看官眼內粗心人自不知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

人來大驚小怪拍手打掌低低說道你兩箇做得好事西

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婦人驚固足西門則何驚哉

那婆子便向婦人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

4
你倫漢子，你家武大郎，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對
說去，回身便走。那婦人慌的扯住他裙子，紅着臉，低了頭。
只說得一聲乾娘，饒恕。王婆便道：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
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休要失了大官人的意。早叫
你早來，晚叫你晚來，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就對
你武大說。那婦人羞得要死的，再說不出來。又白描王婆
催逼道：却是怎的快些回覆我。婦人藏轉着頭，低聲道：來
便是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
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作者至此亦通身
快樂十分文章已
也滿足。你若負心，我也對武大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
不失信。婆子道：你每二人出語無憑，要各人畱下伴表記。

拿着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簪來插

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

疑、婦人便不肯拿、甚的出來、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搨、搨

出一條杭州白縐紗汗巾、掠與西門慶、救了那三人、又吃

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婦人起身道、奴回家去罷、便

丟下王婆、與西門慶、惹過後門歸來、後門先去下了簾子

又點武大恰好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麼

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真好手段、王婆又道、這雌兒風

月如何、西門慶道、色系子女不可言、婆子道、他房裡彈唱

姐兒出身、甚麼事兒、不久慣知道、點出金蓮身分還虧老娘把你

三丑丈夫、妻強扭成配、你所許老身東西休要忘了

西門慶道：「我到家便取銀子送來。」王婆道：「眼望旌捷旗耳。」

聽好消息，不要交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一

面笑着看街上無人帶上眼紗去了。不在話下。到次日又

來王婆家討茶吃。王婆讓坐，連忙點茶來吃了。西門慶便

向袖中取出一封十兩銀子來，遞與王婆。但凡世上人錢

財能動人意，色中黠那婆子黑眼睛見了雪花銀子，一面

歡天喜地收了一連道了兩箇萬福，說道：「多謝大官人布

施。」因向西門慶道：「這咱晚武大還未出門，待老身往他家

推借瓢，看一看一面從後門。後門 惹過婦人家來，婦人正

在房中打發武大吃飯，聽見叫門，問迎兒是誰。迎兒道：「是

王奶奶來借瓢。」婦人連忙迎將出來道：「乾娘有瓢，一任拿

去且請家裡坐。婆子道：老身那邊無人，因向婦人使手。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婆子拿瓢出了門，一力攬撥武大，吃了飯挑担出去了。先到樓上，從新粧點，換了一套靚色新衣，分付迎兒好生看家。我往你王奶奶家坐一坐就來。若是你爹來時，就報我知道。若不聽我說，打下你這箇小賤人，下截來迎兒應諾不題。婦人一面走過王婆茶坊裡來，正是

合歡桃杏春堪笑。

心裡原來別有仁。

有詞單道這瓢雙關二意。

這瓢是瓢。口兒小身子兒大。你幼在春風棚上，恁兒高。誰要他忘肯守定顏回甘貧樂道，專一趁東。

風水。上。漂。也。曾。在。馬。房。裡。餵。料。也。曾。在。茶。房。裡。來。叫。如。今。弄。得。許。繇。也。不。要。赤。道。黑。洞。洞。葫。蘆。中。賣。的。甚。麼。藥。

借瓢卽影入文情
狡滑隨手生來

那西門慶見婦人來了，如天上落下來一般，兩箇並肩疊股而坐。王婆一面點茶來吃了，因問昨日歸家武大沒問甚麼。虛婦人道：他問乾娘衣服做了不曾。我說道衣服做了，還與乾娘做送終鞋襪。說畢，婆子連忙安排上酒來擺在房內，二人交盃暢飲。這西門慶仔細端詳那婦人，比初見時越發標致。吃了酒，粉面上透出紅白來，兩道水鬢，描畫的長長的，端的平欺神仙，賽過嫦娥。動人心，紅白肉色，堪人愛。可意裙釵，裙拖著翡翠紗影。

袖○挽○泥○金○帶○喜○孜孜○室○髻○斜○歪○恰○便是○月○裡○嫦娥○下○問○
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農艷妖淫

右調沉醉東風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揠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
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投、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
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
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生日于此、婦人問家中
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箇、身邊人只
是沒一箇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
一箇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伏後文、西門慶嘲問了一
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

舌尖遞送與婦人。兩箇相撲相抱。噯啞有声。那婆子只管
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繇着二人在房內做一
處取樂。頭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哄動春心。西門慶色心
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原來西門慶自幼
常在二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
子。那話煞甚長大。紅赤赤黑鬚直豎豎。硬好箇東西。

一物從來六十長。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為本事。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曾與佳人鬪幾場。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蠢毛。猶如

日馥馥鼓蓬蓬發醉的饅頭軟濃濃紅縐縐出籠的呆館
婦人添此二句不
真箇是千人愛萬人貪一件美物

溫緊香乾口賽蓮
能柔能軟最堪憐

喜時吐舌開顏笑
困便隨身貼股眠

內襠縣裡爲家業
薄草涯邊是故園

若遇風流輕俊子
等閑戰鬪不開言

話休饒舌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惹過王婆家來和

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

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隣舍都曉的了只瞞着武

大一箇不知
以上一段將情事一頓卸
借街坊鄰舍插入郢哥
正是

自知本分爲活計
那曉防奸草弊心

萬知
做十

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箇老爹年紀高大那小廝生得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時常得西門慶賞發他些盤纏其日正覓得一籃兒雪梨提着遶街尋西門慶又有一等多口人說鄆哥你要尋他我教你一箇去處鄆哥道起動老叔教我那處尋他的是那多口的道我說與你罷西門慶刮刺上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坐的這咱晚多定只在那裡你小孩子家只故撞進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那人提了籃兒一直往紫石街走來逕奔入上蔭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

分光時主 婆欄 門紡 續之 妙此 處一 映西 金 晉

上績線。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聲喏，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裡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兒。」望裡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這小猴子，那裡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罵道：「舍鳥小囚兒，我屋裡那討甚麼？」西門大官道：「乾娘，不要獨自吃，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你那小囚，攬

不漏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婆子道：「他道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舍鳥小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

鄆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你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舍娘的小猢猻，你敢高做聲。」

大耳刮子打出你去。鄆哥道：「賊老咬虫，沒事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大栗暴，直打出街上去，把雪梨籃兒也丟出去。

梨籃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梨這小猢猻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罵一頭哭，哭一頭走，走一頭街上拾梨兒。

拾梨寫得如畫，妙在色色俱到。指着王婆茶坊裡罵道：「老咬虫，我交你不要慌，我不與他，不做出來，不信，定然遭塌了。你這場門。」

面交你賺不成錢。這小猴子提了籃兒，逕奔街上尋這箇

人。以上鄆哥一段小文，總為提奸作引，而提奸又為用藥來白也。却正是

掀翻狐兔窩中草

驚起鴛鴦沙上眠

第五回

捉奸情鄆哥定計

飲鴆藥武大遭殃

詩曰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姻緣是惡姻緣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箇箇嫌

野草閑花休採折

真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心中正沒出氣處提了雪梨

籃兒一逕奔來街上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

着炊餅担兒正從那條街過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

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吃得肥了武大歇下担兒道我只

是這等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些麥秤、
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並不養、
鵝鴨、那裡有這麥秤、鄆哥道、你說沒秤、怎的賺得你恁、
肥腩腩的、便顛倒提你起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
武大道、小囚兒、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
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
哥道、還我主兒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道咬下、
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箇炊、
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東道、我吃三盃、便、
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兒、引着鄆、
哥到箇小酒店裡、歇下担兒、拿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

一盞酒請鄆哥吃着武大道好兄弟你說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完了却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看他已有成筭全是爲自己氣不是爲人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的肱膀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肱膀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將這籃雪梨去尋西門大官一地里沒尋處街上有人道他在王婆茶坊裡來和武大娘子拘搭上了每日只在那裡行走我指望見了他撰他三五十文錢使耐耐王婆那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出我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

這般屁鳥人、那廝兩箇落得快活、只專等你出來、便在王
婆房裡做一處、你問道真箇也是假、難道我哄你不成、武
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我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
裡做衣服、做鞋腳、歸來便臉紅、我先妻丟下箇女孩兒、朝
打暮罵、不與飯吃。刺人這兩日有些精神錯亂、見了我、不
做歡喜、我自也有些疑忌在心裡、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
了担兒、便去捉奸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條漢、元來沒些
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的人、你如何出得他手、
他二人也有箇暗號兒、見你入來、拿他、他把你老婆裁過
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箇、若捉他不着、反吃
他一頓好拳頭、他又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子、你須吃他

武大 兄弟 何哥 如哥 二哥

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性命武大道兄弟
 都說得是我却怎的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王婆打
 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
 要說只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
 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
 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我先去惹那老狗他必然來打我
 我先把籃兒丟出街心來你却搶入我便一頭頂住那婆
 子你便奔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
 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兩貫錢我把你去你到明日早早
 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錢并幾箇炊餅自去了武
 大還了酒錢挑了担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

第一奇書

五回

親熱
此處
孺兄
弟只
覺
兩

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盤他些箇、然則必死武大王婆之罪尤甚當晚武大挑了担兒歸來、也是和往日一般、並不題起別事、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了三盞吃了、那婦人便安排晚飯與他吃了、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担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裡來理會武大的、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担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的他出去了、便趲過王婆茶坊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担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裡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還早些箇、你

一箇來、那新七八也將來也、你只在左近處伺候、

不可遠去了武大雲飛也似去賣了一遭兒回來鄆哥道
 你只看我籃兒拋出來你便飛奔入去武大把担兒寄下
 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向王婆罵
 道老猪狗你昨日爲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
 身起來喝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如何又來罵
 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肉直我鬚鬚
 四字如聞其聲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
 把那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
 叫一聲你打時就打王婆腰裡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
 只一頭撞將去險些兒不跌倒却得壁子得住不倒那猴
 子死命頂在壁上只見武大從外裸起裳衣大踏步直搶

入茶坊裡來。那婆子見是武大來得甚急，待要走去阻擋。

却被這小猴子死力頂住。那裡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

也。那婦人正和西門慶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奔來頂住

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床下躲了。武大搶到房門首，用手

推那房門時，那裡推得開口。裡只叫○入○人○口○裡做得好事。那婦人頂

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你閑常時只好鳥嘴賣弄殺

好拳棒。臨時便沒些用兒。見了紙虎兒也嚇一交。寫淫婦人狠處

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叫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走。西門

慶在床底下聽了婦人這些話，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

來說道：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拔開門。討

要來武大。却待秋也。被西門慶早飛起脚來。武大

小正踢中心窩、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打開裡、一直走

了、所以必說西門慶會得一身好拳棒、單是爲此一事、鄆哥見勢頭不好、也撇了王

婆撒開跑了、寫鄆哥、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

管事、夾寫隣舍百忙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

他口裡吐血、面皮蠟渣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昏碗

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攙着、便從後門後門歸到家

中樓上去、安排他床上睡了、以上一段提好、以下一段用藥、當夜無話、次

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王婆家、和這婦人頑耍、

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起、更兼要湯不見、要

水不見、次日、叫那婦人又不應、只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

歸來便臉紅、小女迎兒、又吃婦人禁住、不得向前、嚇道、小

賤人你不對我說、與了他水吃、都在你身上、那迎兒見婦人這等說、怎敢與武大一點湯水吃、武大幾遍只是氣得發昏、又没人來采問、一日武大叫老婆過來、分付他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捉着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執不得了、我兄弟武二、你須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得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起、你若不看顧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也不回言、却覓過王婆家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似提在冷水

頭。一語直接咬
指頭緊甚。

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戀日久情孚意合。散不開。據此等說時正是怎生得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舵的。我是箇撐船的。我到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箇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既要我遮藏你們。我有一條計。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伎出去。却又來相會。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在一處。不耽驚受怕。我却有這條妙計。只是難教你們。

不是故意逗留不西門慶道乾娘周旋了我們則管只要
說却是委實難教

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没天

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

剜來與你却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矮子病得重趁

他狼狽好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却交大娘子自去

贖一帖心疼的藥來却把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

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他待

怎的自古道幼嫁從親再嫁繇身小叔如何嘗得暗地裡

事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到家去這不是長

遠夫妻諾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甚妙自

武二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

16
婆道可知好哩這是剪草除根萌芽不發大官人往家去
快取此物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一時却要重重謝我西
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

雲情兩意兩縹緲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人生如泡影

何須死下殺人謀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遞與王婆收了此

是西門慶罪案這婆子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

兒如今武大不對你說教你救活他你便乘此把些小意
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
裡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他若毒氣發時必
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一蓋不要使人聽見緊

緊的按住被角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那藥
發之時、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
放了命、你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只一揩、都揩沒了

血跡、便入在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不了事

寫得王婆惡處、益不

止一武大受禍也

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家手軟、臨時安排

不得礙手、婆子道、這箇易得、你那邊只敲壁子、我自過來

幫扶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我來討話說

罷、自歸家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遞與婦人

將去藏了

一路寫得黑越越怕人

那婦人回到樓上、看着武大一絲

沒了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床邊、假哭武大道、你做

武大來是婦人武大看眼目道我的一特問不是吃那西門

慶局騙了誰想脚踢中了你心我問得一處有好藥我要

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我活無

事了一筆都勾武二來家亦不提起你快去贖藥來救我

則箇那婦人拿了銅錢逕來王婆家裡坐地此等處比用藥時更可恨

我敢不敢那教王婆贖得藥來把到樓上交武大看了說道

這帖心疼藥太醫交你半夜裡吃了倒頭一睡蓋一兩床

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

夜醒睡些半夜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放心睡我自扶持

你看看天色黑了婦人在房裡點上燈下面燒了大鍋湯

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鍋裡聽那更鼓時却正好打三更三更

那婦人先把砒霜傾在盞內却啣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

第一奇書

五回

聲大哥藥在那裡、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
來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將白湯冲
在盞內、把頭上銀簪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
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
婦人道、只要他醫得病好、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
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
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
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
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
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的

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的

大身上把手緊緊的按住被角那裡肯放些鬆寬正是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霜又相侵滿腹中似鋼
刀亂攪渾身冰冷七竅血流牙關緊咬三魂赴在死城
中喉管枯乾七魂投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
沒了捉姦人

那武大當時咬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

身體動不得了以上是金二罪案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

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王

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嗽後門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

門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

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以下

案

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昏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裡

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都抹了却把

七竅於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箇從樓上一

步一掇扛將下來就樓下將必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

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

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

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

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

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無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

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說了備

才發送就叫那婦人

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後來細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箇何須你費心婦人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此蓋作者于此一篇地獄文字完特特將七十九回一照使看官知報應不蕪色慾無益覺水濟用武松殺西門不如用金蓮殺之也王婆道大官人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緊天明就要入殮只怕被忤作看出破綻來怎了團頭何九他也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不肯殮西門慶笑道這箇不妨事何九我自分付他他不敢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分付他不可遲了西門慶自去對何九說去了正是

三光有影誰能待

萬事無根只自生

雪隱鷺鷥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聞

何九受賄瞞天

王婆幫閑遇雨

詞曰

別後誰知珠分玉剖。忘海誓山盟。天共久。偶戀着
山雞。輒棄鸞儔。從此簫郎淚暗流。過秦樓。幾空回。
首縱新人勝舊也。應須一別。洒淚登舟。

右調懶畫眉

却說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接上三更天則三人已忙了一夜也王婆拿銀

子買了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就于武大

靈前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街坊。夾人鄰舍都來看望。那婦人

虛掩着粉臉。假哭。眾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患。便死了。那

婆娘答道、因害心疼、不想一日日越重、看看不能勾好、不

幸昨夜三更鼓死了、好是苦也、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

鄰舍、明知道此入死的、不明、不好、只顧問他、衆人盡勸道、

死是死了、活的自要安穩過、二語千古為人娘子省煩惱、

天氣暄熱、映出為後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

散去、王婆擡了棺材來去、請作作團頭、何九、但是入殮用

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備了、就于報恩寺叫了

兩箇禪和子、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先撥了幾箇火

家整頓、且說何九到巳牌時、分慢慢的走來、到紫石街巷

口、迎見西門慶、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

送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步說話、何

21
九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
內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人敢對大
官人一處坐的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
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分付酒保取甌好酒來酒保一百鋪
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一面盪上酒來何九心中疑忌想
道西門慶自來不會和我吃酒今日這盃酒必有蹊蹺兩
箇飲勾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子裡摸出一錠雪花銀子
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又手
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
是大官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
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

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
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則箇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
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時、
便是推却、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箇把持官府的人、只得
收了銀子、又吃了幾盃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明
日來我舖子內支錢兩箇、下樓一面出了店門、臨行西門
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分付罷、一
直去了、何九接了銀子、自忖道、其中緣故、那却是不須提
起的了、只是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有說話、留着倒是箇
見証、一面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銀子攪纏、且落得用了、

箇火家見一只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的心裡火發又緊

何九一到便問火家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道他家

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入門揭起簾子進來至此還照簾子是何等神

理簾子十四王婆接着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

如何這咱纔來何九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腳來遲了

一步只見兩只見俱從何九眼中照入那婦人穿着一件素淡衣裳白

布髮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

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疼

病症幾箇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一面土

上下下看了婆娘的模樣心裡暗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

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箇老婆在屋

裡西門慶這十兩銀子使着了、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

首、陰陽宜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定睛看時、見武

大、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

兩箇火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唇上有牙痕、口中出血

何九道、休得胡說、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

面七手八脚、葫蘆提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

了、王婆一力攙、掇拏出一吊錢來、與何九、打發衆火家去、

又照管就問幾時出去、王婆道、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

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婦人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

日、請四箇僧念經、第三日、早五更、衆火家都來、扛擡棺材、

也有幾箇隣舍街坊、弔孝相送、步步映隣舍那婦人帶上

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
 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時燒得乾乾淨淨，把骨
 殖撒在池子裡。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
 頓。那婦人歸到家中樓上，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
 靈。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金簾錢紙、金銀錠
 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故一處。以下丟開武姓單講西門
是金瓶正傳金蓮出身也
 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橫取樂，不比先前在
 王婆茶房裡，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
 人，兩箇肆意停眠整宿。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
 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厮，竟從婦人家後門而入。後
 自此和婦人情沾意密，常時三五夜不歸去，把家中大

小。丟。得。七。顛。八。倒。都。不。歡。喜。
又照着家內
正。是。

色。膽。如。天。不。自。由。
情。深。意。密。兩。綢。繆。

貪。歡。不。管。生。和。死。
溺。愛。誰。將。身。體。脩。

只。為。恩。深。情。鬱。鬱。
多。因。愛。濶。恨。悠。悠。

要。將。吳。越。冤。讐。解。
地。老。天。荒。誰。歇。休。

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婦。人。將。兩。月。有。餘。三。

日。將。近。端。陽。佳。節。但。見。

綠。楊。裊。裊。垂。絲。碧。海。榴。點。點。胭。脂。赤。微。微。風。動。慢。颯。颯。

涼。侵。扇。處。處。過。端。陽。家。家。共。舉。觴。

自去年十月初十外至此已半年矣因西門一向在醉夢顛倒中只暗暗叙來至此一現也

却說西門慶自岳廟上回來。到王婆茶坊裡坐下。那婆子

連忙點一盞茶來便問大官人往那裡去來怎的不過
 看看大娘子。娘子上忽添西門慶道今日往廟上走走大
 節間記掛着來看看六姐婆子道今日他娘潘媽媽在這
 裡怕還未去裡。潘媽媽前何不到武大家今忽便等我過
 去看看回大官人這婆子走過婦人後門。後門婦人
 正陪潘媽媽在房裡吃酒見婆子來連忙讓坐婦人笑道
 乾娘來得正好請陪俺娘且吃箇進門盞兒到明日養箇
 好娃娃婆子笑道老身又沒有老伴兒那裡得養出來你
 年小少壯正好養哩婦人道常言小花不結老花兒結婆
 子便看着潘媽媽嘈道你看你女兒這等傷我說我是老
 花子到明日還用着我老花子哩說罷潘媽媽道他從小兒

是這等快嘴乾娘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王婆道你家這姐
 姐端的百伶百俐不在了好箇婦女到明日不知什麼有
 福的人受的他起潘媽媽道乾娘既是撮合山全靠乾娘
 作成則箇一面安下鍾筋婦人斟酒在他面前婆子一連
 陪了幾盃酒吃得臉紅紅的又怕西門慶在那邊等便連
 忙丟了箇眼色與婦人告辭歸家婦人知西門慶來了因
 一力攬掇他娘起身去了寫潘婦人不
孝處可殺將房中收拾乾淨

燒些異香從新把娘吃的殘饌撤去另安排一席齊整酒

肴預備西門慶從後門過來後門
十一婦人接着到房中道箇

萬福坐下原來婦人自從武大死後怎肯帶孝把武大靈
 柩用一長白紙蒙着羹飯也不掀採每日只是

濃粧艷抹穿顏色衣服打扮嬌樣因見西門慶兩日不來
 就罵負心的賊如何撇閃了奴又往那家另續上心甜的
 了把奴冷丟不來揪採不知者止云寫金蓮惡知者則云玉樓已來了也西門慶
 道這兩日有些事今日往廟上去替你置了些首飾珠翠
 衣服之類那婦人滿心歡喜西門慶一面喚過小廝玳安
 來壇包內取出一件件把與婦人婦人方纔拜謝收了小
 女迎兒尋常被婦人打怕的以此不瞞他令他拏茶與西
 門慶吃一面婦人安放卓兒陪西門慶吃茶西門慶道你
 不消費心我已與了乾娘銀子買東西去了大節間正要
 和你坐一坐婦人道此是待俺娘的奴存下這卓整菜兒
 等到乾娘買來且有一回耽閣咱且吃着婦人陪西門慶

見相貼。腿兒相壓。並肩一處飲酒。且說婆子提着箇籃兒
走到街上打酒買肉。那時正值五月初旬。五月初旬天氣大雨
時行。只見紅日當天。忽被黑雲遮掩。俄而大雨傾盆。但見
烏雲生四野。黑霧鎖長空。刷刺刺漫空障日飛來。一點
點擊得芭蕉聲碎。狂風相助侵天。老檜掀翻霹靂交加。
泰華嵩喬震動。洗炎驅暑潤澤田苗。正是江淮河濟添
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買了一籃菜蔬菓品之類。在街上

遇見這大雨。為武二來遲作証。武二來遲以便未娶。慌忙

躲在人家房簷下。用手帕裹着頭。把衣服都淋濕了等了

一歇。那雨脚慢了些。大步雲飛來家。進入門來把酒肉

在廚房下走進房來看見婦人和西門慶飲酒笑嘻嘻道

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飲酒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都淋濕

了到明日就教大官人賠我西門慶道你看老婆子就是

箇賴精婆子道也不是賴精大官人少不得賠我一疋大

海青婦人道乾娘你且飲盞熱酒兒那婆子陪着飲了三

盃說道老身往厨下烘衣裳去也一面走到厨下把衣服

烘乾那鷄鶩噎飯切割安排停當用盤碟盛了菓品之類

都擺在房中盪上酒來西門慶與婦人重斟美酒交盃盞

盃而飲西門慶飲酒中間看見婦人壁上掛着一面琵琶

便道久聞你善彈今日好反彈箇曲兒我下酒婦人笑道

奴自幼粗學一兩句不十分好你却休要笑恥西門慶一

面取下琵琶來，樓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弦，慢慢彈着，低聲唱道：

冠兒不帶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鬢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綉房梅香你與我捲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看官試想此曲何故唱來而唱曲又何必此曲
試想三日何妨蓋雨喚梅香而春梅呼吸欲動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沒入腳處，一手樓過婦人粉頸來，就親了箇嘴，稱誇道：「誰知姐姐有這般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杓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

西門慶一面捧着，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兩箇

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綉花鞋。
 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婦人道。奴家
 好小脚兒。你休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
 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坐地。
 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
 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箇女親。那
 才俱在妙齡之際。

寂靜蘭房。簾枕涼。
 方纔枕上。澆紅燭。
 粉蝶探香。花萼顫。
 情濃樂極。猶餘興。

佳人才子。意何長。
 忽又偷來。火隔牆。
 蜻蜓戲水。往來狂。
 珍重檀郎。莫背忘。

下文鬼卦

當○日○西○門○慶○在○婦○人○家○盤○桓○至○晚○欲○回○家○留○了○幾○兩○散○碎○
銀○子○與○婦○人○做○盤○纏○婦○人○再○三○挽○留○不○住○西○門○慶○帶○上○眼○
罩○出○門○去○了○婦○人○下○了○簾○子○簾子十五關○上○大○門○又○和○王○婆○吃○
了○一○回○酒○纔○散○正○是○明服人必知此數語記西門自此日
去為下同地耳全非寫此日歡情

倚○門○相○送○劉○郎○去○

烟○水○桃○花○去○路○迷○娶王樓矣

第七回

薛媒婆說娶孟三兒

楊姑娘氣罵張四舅

詩曰

我做媒人實自能

全憑兩腿走慇懃

唇鎗慣把鰥男配

舌劍能調烈女心

利市花常頭上帶

喜筵餅綻袖中撐

只有一件不堪處

半是成人半收人

話說西門慶家中一箇賣翠花的薛嫂兒提着花廂兒

地哩尋西門慶不着因見西門慶貼身使的小廝玳安兒

便問道大官人在那裡玳安道俺爹在舖子裡和傅二叔

算帳原來西門慶家開生藥舖主管姓傅名銘字自新排

每嫂必去薛門家中自有

行第二、因此呼他做傅二叔、這薛嫂听了、一直走到舖子門首、掀開簾子、見西門慶正與主眷算帳、便點點頭兒、與他出來、西門慶見是薛嫂兒、連忙撇了主眷出來、兩人走

在僻靜處說話、西門慶問道、有甚說話、薛嫂道、我有一件

親事來對大官人說、官情中你老人家意就頂死了的三

娘窩兒何如、則如卓二姐者、非三娘三娘之名也西門慶道、你且說這

件親事是那家的、薛嫂道、這位娘子說起來你老人家也

知道、就是南門外、販布楊家的正頭娘子、手裡有一分好

錢、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

五隻、箱子、金鑲銀釧、不消說、手把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

三隻、前也有三、二百、不消說、手把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

身汚 途窮 所以 著書 作者 大意 了了

他守寡了一年多，身邊又沒子女，止有一個小叔兒，纔十歲，青春年少，守他甚麼？有他家一個嫡親姑娘，要主張着他嫁人。這娘子今年上二十五六歲，生的長挑身材，一表人物，打扮起來，就是個燈人兒，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家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又會彈一手好月琴。大官人若見了，管情一箭就上垛，西門慶聽見婦人會彈月琴，便可在他的心上。早已為翡翠軒三人作線也就問薛嫂兒：「既是這等幾時相會看去？」薛嫂道：「相看到不打緊，我且和你老人家計議。如今他家一家子，只是姑娘大，雖是他娘舅張四山、核桃，差着一幅兒哩。這婆子原嫁與北邊半邊街徐公公。」

第一回

七回

二

房。子。裡。住。的。孫。歪。頭。歪。頭。死。了。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
男。花。女。花。都。無。只。靠。姪。男。姪。女。養。活。大。官。人。只。倒。在。他。身。
上。求。他。這。婆。子。愛。的。是。錢。財。明。知。侄。兒。媳。婦。有。東。西。隨。問。
什。麼。人。家。他。也。不。管。只。指。望。要。幾。兩。銀。子。大。官。人。家。裡。有。
的。是。那。囂。段。子。拏。一。段。買。上。一。担。禮。物。明。日。親。去。見。他。再。
許。他。幾。兩。銀。子。一。拳。打。倒。他。隨。問。傍。邊。有。人。說。話。這。婆。子。
一。力。張。主。誰。敢。怎。的。這。薛。嫂。兒。一。席。話。說。的。西。門。慶。歡。從。
額。角。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正。是。

媒。妁。慇。懃。說。始。終。

孟。姬。愛。嫁。富。家。翁。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西。門。慶。當。日。與。薛。嫂。相。約。下。明。日。是。好。日。期。就。買。禮。往。他。

姑娘家去。薛嫂說畢話，提着花廂兒去了。西門慶進來，和
 傅夥計算帳。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早起，打選衣
 帽齊整，拿了一段尺頭，買了四盤羹果，裝做一盒担，叫人
 擡了。薛嫂領着西門慶，騎着頭口小廝，跟隨逕來楊姑娘
 家門首。薛嫂先入去，通報姑娘說道：「近邊一個財主，要和
 大娘子說親。我說一家只姑奶奶，是大先來覲面，親見過
 你老人家，講了話，然後纔敢去門外相看。今日小媳婦領
 來，見在門首伺候。婆子聽見，便道：「哎呀，保山你如何不先
 來說聲。」一面分付丫鬢，頓下好茶。一面道：「有請。」這薛嫂
 力攬撥，先把盒担擡進去，擺下打發空盒担出去，就請西
 門慶進來相見。這西門慶頭戴纏絲大帽，一撒鈎，纔勢底

皂靴

富家氣象却是市井氣

進門見婆子拜四拜，婆子拉着揚篋忙

還下禮去。西門慶那裡肯一口一聲只叫姑娘請受禮。護

了半日，婆子受了半禮，分賓主坐下。薛嫂在旁打攪，婆子

便道：大官人貴姓，薛嫂道：

只用媒人說妙

便是咱清河縣教一教

二的財主。西門大官人在縣前開箇大生藥舖，家中錢過

北斗，米爛陳倉，沒箇當家立紀的。娘子聞得咱家門外大

娘子要嫁，特來見姑奶奶，講說親事。婆子道：官人儻然要

說俺侄兒媳婦，自恁來開講罷了，何必費煩。又買禮來使

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姑娘在上。

即拜姑沒娘妙甚

的禮物，惶恐。那婆子一面拜了兩拜，謝了，收過禮物去，拏

茶上來吃畢，婆子開口說道：老身當言不言，謂之孺。我姪

兒在時掙了一分錢財不幸死了如今都落在他手裡說
少也有上千兩銀子東西官人做小做犬我不管你只要

與我姪兒念上箇好經老身便是他親姑娘又不隔從就
與上我一箇棺材本也不曾要了你家的婆子意在此西門慶意亦在此

我破着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箇硬家主

娶過門時遇生辰時節官人放他來走走就認俺這門窮

親戚也不過上你窮西門慶笑道你老人家放心所說的

話我小人都知道了只要你老人家主張得定休說一箇

棺材本就是十箇小人也來得起幸得姑姨是孤身若說

着便叫小廝拿過拜匣來取出六錠三十兩雪花官銀放

在面前說道這箇不當甚麼先與你老人家買些茶吃

官人總是銀
子說話也。
西門慶作辭起身，婆子道：「老身不知官人下」

降匆忙，不曾預備空了。官人休恁挂拐送出，送了兩步。西

門慶讓回去了。薛嫂打發西門慶上馬，因說道：「我主張的」

有理麼？你老人家先回去罷。我還在這裡，和他說句話，明

日須早些往門外去。西門慶便拏出一兩銀子來，與薛嫂

做驢子錢。薛嫂接了，西門慶便上馬來家。他還在楊姑媽

家說話飲酒，到日暮纔歸家去。話休饒舌，到次日西門慶

打選衣帽齊整，袖着褲戴，騎着疋白馬，玳平安干安安平安，此帶出

兩個小廝跟隨，薛嫂兒騎着驢子，出的南門外來，不多時

到了楊家門首，却是坐南朝北，一間門樓，粉青照壁，如薛

嫂請西門慶下了馬，同進去。裡面儀門照牆，竹槍，箭影壁。

院內擺設榴樹盆景臺基上設缸溜打布幌兩條是布店

薛嫂推開朱紅欄扇三間倒坐客位上下椅卓光鮮簾櫳

瀟洒薛嫂請西門慶坐了一面走入裡邊片晌出來向西

門慶耳邊說大娘子梳粧未了你老人家請坐一坐只見

一個小廝兒拿出一盞福仁泡茶來西門慶吃了這薛嫂

一面指手畫脚與西門慶說這家中除了揀過張西那頭姑娘只這

位娘子是大姑大娘又有大娘子大雖有他小叔還小理不曉

得什麼當初有過世的官人在舖子裡一日不筭銀子銅

錢也賣兩大簇羅毛青鞋面布俺每問他買定要三分一

尺摠是用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飯都是這位娘子主

筆靈活

起頭去了名喚蘭香小丫頭名喚小鸞逾十二歲隨手得出即出

不費手到明日過門時都跟他來我替你老人家說成這親

事指望典兩間房兒住哩極惡西門慶道這不打緊薛嫂道

你老人家去年買春梅許我幾疋大布還沒與我到明日

不啻一總謝罷了我不知何故看到此處滿身痛快要跳要舞其文字之妙我更此不出也正

說着只見使了個丫頭來叫薛嫂不多時只聞環珮叮咚

爾麝馥郁薛嫂忙掀開簾子婦人出來西門慶睜眼觀那

婦人但見

月盡烟描粉粧玉琢俊龐兒不肥不瘦俏身材難減難

增素額逗幾點微麻天然美麗湘裙露一雙小脚周正

堪憐行過處花香細生坐下時淹然百媚

○高○洛○神○

○比○金○蓮○妖○淫○之○態○何○如○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婦人走到堂下，望上不端，不正道了。箇萬福就在對面椅上坐下。西門慶眼不轉睛，看了一回，婦人把頭低了。西門慶道：「娘子，小人妻亡已久，欲娶娘子，管理家事，未知尊意如何？」那婦人偷眼看西門慶，見他人物風流，心下已十分中意，遂轉過臉來，問薛婆道：「官人，貴庚沒了？娘子多少？」西門慶道：「小人虛度二十八歲，不幸先妻沒了一年有餘，不敢請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道：「奴家是三十歲。」西門慶道：「原來長我二歲。」薛嫂在傍插口道：「妻大兩黃金，日日長；妻大三黃金，積如山。」說着，只見小丫鬟拏出三盞密餞金橙子泡茶來。婦人起身，先取頭

玉樓着迷處在此

一盞月餅，手抹去盞邊水漬，遞與西門慶道：「箇萬福薛嫂

見婦人立起身就趨空金與金蓮對照輕輕用手掀起婦人蓑子來一
 露出一對剛三寸恰半又尖尖趨趨金蓮脚來穿着雙上

紅遍地金雲頭白綾高鞋兒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

人取第二盞茶遞與薛嫂他自取一盞陪坐吃了茶西門

慶便叫玳安用方盒呈上錦帕二方寶釵一對何等正大比金戒指六

個偷娶迎奸何如放在托盤內送過去薛嫂一面教婦人拜謝了因問官

人行禮日期奴這裡好做預備西門慶道既蒙娘子見允

今月二十四日二十有些微禮過門來六月初二日准聖

六月初二婦人道既然如此奴明日就使人對姑娘說去薛嫂

道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講過話了婦人道姑娘

說甚來薛嫂道姑奶奶聽見大官人說此椿事好不歡喜

說道不嫁這等人家再嫁那樣人家我就做硬主媒保造

門親事婦人道既是姑娘恁般說又好了含蓄張薛嫂道

好大娘子莫不俺做媒敢這等搗謊說畢西門慶作辭起

身薛嫂送出巷口向西門慶說道看了這娘子你老人家

心下如何西門慶道薛嫂其實累了你金瓶獨理此能我

之薛嫂道你老人家請先行一步我和大娘子說句話就

來西門慶騎馬進城去了薛嫂轉來向婦人說道娘子你

嫁得這位官人也罷了止同有人度裡不細作婦人道但不知房裡有人沒有人

見作何生理薛嫂道好奶奶就有房裡人那箇是成頭

的我說的是謊你過去就看出來他老人家名目誰不知曉

清河縣數一數二的財主有名賣生藥放官吏債西門慶

官人知縣知府都和他往來近日又與東京楊提督又映敬濟都是西門親家誰人敢惹他婦人安排酒飯與薛總

兒正吃着只見他姑娘家使箇小廝安童盒子裡盛着四

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糕幾十箇艾窩窩是比方食物又

就來問曾受了那人家再定不會奶奶說來這人家不嫁

待嫁甚人家婦人道多謝你奶奶掛心今已留下插定了

薛嫂道天麼天麼早是俺媒人不說謊姑奶奶早說將來

了婦人收了糕出了盒子裝了滿滿一盒子點心臘肉又

與了安童五六十文錢說到家多拜上奶奶那家日子定

在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二日准娶小廝去了薛嫂道姑

奶奶家送來什麼與我些包了家去與孩子吃婦人與了

他。一。塊。糖。十。箇。艾。窩。窩。萬。總。出。門。不。在。話。下。圓情且說他

母舅張四倚着他小外甥揚宗保要圖留婦人東西一心

舉保與大街坊尚推官兒子尚舉人為繼室若小可人家

還有話說不想聞得是西門慶定了知他是把持官府的

人遂動不得了尋思千方百計不如破為上計即走來對

婦人說娘子不該接西門慶插定還依我嫁尚舉人的是

他是詩禮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頗過得日子強如嫁西門

慶那廝積年把持官府才徒潑皮他家見有正頭娘子乃

是吳千戶家女兒你過去做大是做小是況他房裡又

三四箇老婆除沒上頭的丫頭不筭你到他家人多且

還有的惹氣哩婦人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被親之資自誤在此

伴說道自古船多不得路若他家有太娘子我情願讓
 做姐姐雖然房裡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歡喜多
 亦何妨丈夫若不歡喜便只奴一箇也難過日子況且富
 貴人家那家沒有四五箇意日我這做大只我能容人便
 是不計後嫌為妾所以後交合
 到地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
 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熬妻又曾挑動人口稍不
 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
 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素心打非勤謹省事之妻我到他
 家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教怎的奴玉桂為人
 在是矣
 張四道不是我打听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
 閩女誠恐去到他家三高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

第一高書

七回

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夢○
子○漢○不○懼○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
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事○
一○在○外○眠○花○臥○柳○又○裡○虛○外○實○少○人○家○債○負○只○怕○塊○陷○了○
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
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若○說○虛○實○
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况○姻○緣○事○皆○
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張○四○見○說○不○動○婦○
人○到○吃○他○搶○白○了○幾○句○好○無○顏○色○吃○了○兩○盞○清○茶○起○身○去○
了○有○詩○爲○証○

此處寫玉樓執迷却反
映瓶兒待竹山之淺

佳人一心愛西門慶

說破咽喉總是閑

張四羞慙歸家與妾子商議。單等婦人起身指着外甥楊

宗保要攔奪婦人箱籠。話休饒舌。到二十四日。西門

慶行了禮。到二十六日。二十請十二位素僧。未與武夫燒

錫燒靈文字奇絕幻絕念經燒靈。都是他姑娘一力張主張。四到婦

人將起身頭。一日請了幾位街坊眾隣來和婦人說話。此

時薛嫂止引着西門慶家小厮伴當并守備府裡討的一

二十名軍牢。又出正進來搬擡婦人床帳。嫁粧箱籠被張

四攔住說道。保山且休擡。有話講一面同了街坊隣舍進

來見婦人坐下。張四先開言說。列位高隣听着。大娘子在

這裡不該我張龍說。你家男子漢楊宗錫與你這小叔楊

宗保都是我外甥，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空擄一場錢。有人主張着你這也罷了，爭奈第二箇外甥楊宗保年幼，一個業障都在我身上，他是你男子漢一母同胞所生，莫不家當沒他的分兒。今日對着列位高隣在這裡，只把你籍籠打開，眼同眾人看一看，有東西沒東西。大家見箇明白，無幾話總是東。西人情可嘆。婦人听言，一面哭起來，說道：衆位听著，你老人家差矣。奴不是反意謀死了男子漢，今日添羞臉。又嫁人。又照金蓮妙絕他手裡有錢沒錢，人所共知，就具積攢了幾兩銀子，都使在這房子上。房子我沒帶去，都留與小叔家活等件，分毫不動，就是外邊有三四百兩銀子欠帳文書，合同已都交與你老人家。陸續討來家中，盜纒再有甚麼。

銀兩來張四道你沒銀兩也罷如今只對着眾位打開籠看。一看就有你還拏了去我又不要你的。然則又何婦必看哉。

人道莫不奴的鞋脚也要瞧不成正亂着只見姑娘挂拐

自後而出眾人便道姑娘出來都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

福陪眾入坐下姑娘開口道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

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處死了的也是姪兒活着的

也是姪兒十箇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你說他男子漢手裡

沒錢他就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

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做什麼眾街隣

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隣舍偏理合得 姑娘話妙入情。婆子道難道他娘

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

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姪兒媳婦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存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睨了一眼說道你好公平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只這一句話道着婆子真病登時怒起紫漲了面皮指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輩不能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臊子育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箇外甥是我姐姐養的你這老交臣女生外向然則兩人俱不姓楊怎一頭放水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耻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你留他在屋裡有何算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

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

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猫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

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扯淡三字妙絕到明日死

了時不使了繩子扯了張四道你這嚼舌頭老淫婦掙將

錢來焦尾靴恁不得您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

老娼根老猪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

和尚合道士你還在睡裡夢裡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

起來好在法不悉何時是了多虧衆隣舍勸住說道老舅你讓姑娘

一句兒罷薛嫂兒見他二人嚷做一團領率西門慶家小

厮伴當并發來衆軍牢趕人鬧裡七手八腳將婦人床帳

裝奩箱籠扛的扛擡的擡一陣風都搬去了那張四氣的

眼大睜着半晌說不出話來衆隣舍見不是事安撫了一

○樓○本○意○為○錢○以○用○張○四○一○番○以○說○出○之○非○有○開○筆○寫○張

同各人都散了。到六月初二日西門慶一頂大輪四對綠紗燈籠他小叔楊宗保頭上扎着簪兒穿着青紗衣服騎在馬上送他嫂子成親。看官記清後文看月娘如何送法西門慶答賀了

他一疋錦段一柄玉絲兒蘭香小鸞兩箇丫頭都跟了來

舖床疊被小厮琴童方年十五歲。亦帶過來

伏侍到三日楊姑娘家并婦人兩個兒子孟大嫂二嫂都

來做生日西門慶與他楊姑娘心十兩銀子兩疋尺頭自

此親戚來往不絕。西門親戚大都皆此等類西門慶就把西廂房裡收

拾三間。記清西廂房與他做房排行第三號玉樓令家中大小

都隨着叫三姨到晚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正是銷金

長。理。衣。然。兩。個。新。人。紅。錦。被。中。現。出。兩。般。舊。物。有。詩。為。證。

管。觀。多。情。風。月。標。
風。吹。列。子。歸。何。處。

半。頭。獨。然。自。典。金。瓶。二。人。不。同。

教。人。無。福。也。難。消。
夜。夜。嬋。娟。在。柳。梢。



此山... 自... 卷之二入不...

... 子... 和... 亦... 致... 有... 所...

... 人... 世... 山... 部...

第八回

盼情郎焦

占鬼卦

燒夫靈和尚听淫聲

詞曰

紅○曙○卷○百○紗○睡○起○半○拖○羅○袂○何○似○等○閑○睡○起○到○日○
尚○還○未○催○花○陣○陣○玉○樓○風○樓○上○人○難○睡○有○了○人○
兒○一○箇○在○眼○前○心○裡○

話說西門慶自娶了玉樓在家燕爾新婚如膠似膝又遇
陳宅使文嫂兒來通信六月十二日六月十日就要娶大姐
過門西門慶促忙促急僱造不出床來就把孟玉樓陪來
的一張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陪了大姐已與游舊家三
月初九日足亂了一箇月多不曾往潘金蓮家去把那婦人

每日門兒倚遍、眼兒望穿、使王婆往他門首去尋門首小
厮知道是潘金蓮使來的、多不理他。照後文婦人盼的緊、
見婆子回了、又叫小女兒街上去尋那小妮子、怎敢入他
深宅大院、只在門首覷探、不見西門慶就回來了、來家被
婦人噉罵在臉上、恠他沒用、便要叫他跪着、餓到晌午、又
不與他飯吃、此時正值三伏天道、婦人害熱、分付迎兒、熱
下水伺候、要洗澡、又做了一籠裏餛飩、肉角兒、等西門慶來
吃、身上只着薄紗短衫、坐在卜机上、盼不見西門慶來到、
罵了幾句負心、既無情無緒、用纖手向脚上、脫下兩隻紅
綉鞋兒來、試打一箇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聲語、暗卜

人說用卷人首山坡羊爲証

麥波羅襪天然生下紅雲染就相思卦似藕生芽如蓮
卸花怎生纏得些兒大柳條兒比來剛半叔他不念咱
咱何曾不念他倚着門兒私下簾兒悄呀空教奴被兒
裡叫着他那名兒罵你怎戀烟花不來我家奴眉兒淡
淡教誰畫何處綠楊拴繫馬他辜負咱咱何曾辜負他
婦人打了一回相思卦不覺困倦就擡在床上盹睡着了
約一箇時辰醒來心中正沒好氣迎兒問熱了水娘洗澡
也不洗婦人就問角兒蒸熟了拿來我看迎兒連忙拿到
房中婦人用鐵手一數原做下一扇籠三十箇角兒翻來
覆去只數得二十九箇便問那一箇往那裡去了迎兒道
我並沒看見只怕娘錯數了婦人道我親數了兩遍三十

個角兒要等你爹來吃你如何偷吃了一箇好嬌態淫婦
奴才你害饑麼、餓痞心裏要想這箇角兒吃你大碗小碗
味嚙不下飯去、我做下孝順你來便不由分說把這小妮
子、跌剝去身上衣服、拏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打的妮子
殺猪也似叫問着、他你不承認我定打你百數打的妮子
急了、說道娘休打是我害饑的慌偷吃了一個婦人道你
偷了如何賴我、錯教眼看着就是箇牢頭禍根淫婦、你
亡八在時輕學重告今日往那裡去了、還在我跟前美神
弄鬼我只把你這牢頭淫婦打下你下截來打了一回、
上小衣、放他起來、分付在旁打扇、打了一回、扇口中說、

成在請你仔細

險來等我插你這皮臉兩下子、那迎鬼虎

43
個舒着臉、被婦人尖指甲、搥了兩道血口子、總是有不悛者、又

是淫婦相、思中苦鏡、纏饒了他良久、走到鏡臺前、從新粧點出來、門

簾下站立、十六、簾子、也是天假其便、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

馬、打婦人門首過、婦人叫住、問他往何處去來、那小廝說

話乖覺、常跟西門慶、在婦人家行走、婦人常與他些浸潤、

以此熟滑、一面下馬來、說道、俺爹使我送人情、往守備府

裡去來、婦人叫進門來、問道、你爹家中有甚事、如何一向

不來、傍箇影兒、想必另續上、了一箇心甜的姊妹了、玳安

道、俺爹再沒續上姊妹、只是這幾日、家中事忙、不得脫身

來看、六姨、婦人道、就是家中有事、那裡丟我、恁個半月音

信不送一個兒、只是不放在心兒上、因問玳安、有甚麼事、

你對我說、那小廝嘻嘻只是笑、不肯說、婦人見玳安笑得有因、愈丁緊問道、端的有甚事、玳安笑道、只說有椿事兒罷了、六姨只顧吹毛求疵、問怎的、婦人道、好小油嘴兒、你不對我說、我就惱你一生、小廝道、我對六姨說、六姨休對爹說、是我說的、婦人道、我決不對他說、玳安就如此這般、把家中娶孟玉樓之事、從頭至尾、告訴了一遍、這婦人不聽、便罷、听了由不得珠淚兒、順着香腮、流將下來、玳安慌了、便道、六姨你原來這等量窄、我故此不對你說、婦人材定門兒、長歎了一口氣、說道、玳安、你不知道、我與他從前已往、那樣恩情、今日如何、一旦拋閃了、止不往紛紛落下

人便道、戒安你聽告訴、

喬才心邪不來一月、奴綉鴛衾、曠了三十夜、非寫金邊這邊一月

却寫玉樓那邊一月也明眼人自他俏心兒別、俺痴心兒呆、不合將人

十分熱、常言道容易得來容易捨、與過也緣分也

說畢又哭、戒安道、六姨你休哭、俺爹怕不也、只在這兩日

他生日待來也、你寫幾箇字兒、等我替你稍去、與俺爹看

了、必然就來、婦人道、是必累你、請的他來到明日、我做雙

好鞋、與你穿、我這裡也要等他來、與他上壽哩、他若不來、

都在你小油嘴身上、說畢、令迎兒把卓上蒸下的角兒、裝

了一碟、打發戒安兒吃茶、一面走入房中、取過一幅花箋、

又輕拈玉管、欸弄羊毛、須臾寫了一首寄生草詞曰、

將奴這知心話、付花箋、寄與他想、當初結下青絲髮、門
見倚遍簾兒下、受了些沒打弄的、嚇驚怕你、今果是負

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直接成衣得手文章
巧捷之妙一至于此

寫就、叠成一箇方勝兒、封停當、付與玳安、收了道、無反多

上覆他、待他生日、千萬來走走、奴這裡、專望那玳安、吃了

點心、婦人又與數十文錢、臨出門上馬、婦人道、你到家見

你爹、就說六姨好不罵你、他若不來、你就說六姨到明日

坐轎子親自來哩

即插入偷
委正文

玳安道、六姨自乞你賣粉團

的、撞見了、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肱胆的帳、說畢、騎馬

去了、那婦人、每日長等短等、如石沉大海、七月將盡、到了

他生辰、這人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又一月等得

杳無音信不覺銀

暗咬星眼流波至晚只得又叫王婆

來安排酒肉與他吃了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子與

他央往西門慶家去請他來王婆道這早晚茶前酒後他

定也不來待老身明日侵早請他去罷婦人道乾娘是必

記心休要忘了婆子道老身管着那一門兒肯悞了勾當

這婆子非錢而不可行得了這根簪子吃得臉紅紅歸家去

了且說婦人在房中香薰薰被欵剔銀燈睡不着短歎長

吁正是得多少琵琶映夜久股勤弄寂寞空房下忍彈于是

獨自彈着琵琶唱一箇綿搭絮

誰想你另有了裙釵氣的奴似醉如癡斜倚定鞦韆屏故

意見猜不明白怎生丟開傳書寄柬你又不來你若負

了奴的恩情、人不為仇、天降災

婦人一夜翻來覆去、不曾睡着、巴到天明、就使迎兒過問

壁、瞧王奶奶請你爹去了、不曾迎兒去不多時、說王奶奶

老早就出去了、且說那婆子早辰出門來、到西門慶門首

探問、都說不知道、在對門牆脚下等勾多時、捱光時西門

娘牆脚下哉緩只見傅夥計來開舖子、婆子走向前道了

急二字可笑、萬福動問一聲、大官人在家麼、傅夥計道、你老人家尋他

怎的、早是問着我、第三箇也不知他、大官人昨日壽誕、在

家請客、吃了一日酒、到晚拉眾朋友往院子裡去了、又影

且見得有了、玉樓便直欲棄了、金蓮愈慚愈不好去、寫得

浪負心如畫、不然隄申覓醉、豈是無暇、至金蓮處一走哉

女子拜辭出縣前來、到東街口、正往柵欄那條巷去、只見
 西門慶騎馬遠遠從東來、兩箇小廝跟隨、此時宿酒未醒、
 醉眼摩娑、前合後、仰被婆子高聲叫道、大官人、少吃些兒、
 怎的向前一把手、把馬嚼環扯住、西門慶醉中問道、你是
 王乾娘、你來想是六姐尋我、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道、不
 數句、西門慶道、小廝來家對我說來、我知道、六姐惱我哩、
 我如今就去、帶三分慚色、那西門慶一面跟着他兩箇、一遞一
 句、整說了一路話、比及到婦人門首、婆子先入去、報道、大
 娘子恭喜、還虧老身沒半箇時辰、把大官人請將來了、婦
 人聽見他來、就像火上吊下來的一般、連忙出房來迎接、
 西門慶搖着扇兒進來、扇子四帶酒半酣、與婦人唱喏、婦
 現矣、

在手裡觀看却是一點油金簪兒上面綴着兩溜字

○此○處○將○玉○樓○命○多○之○義○說○明○

勤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將簪一點固是又照樓却又伏線千里矣

却是孟玉樓帶來的婦人猜做那箇唱的送他的奪了放在

在袖子裡說道你還不變心理奴與你的簪兒那裡去了

西門慶道你那根簪子前日因酒醉跌下馬來把帽子落了

了頭髮散開尋時就不見了婦人將手向西門慶臉邊彈

箇嚮櫃子道白哥哥兒你醉的眼恁花了哄三歲孩兒也

不信王婆在傍插口道大娘子休怪大官人他離城四十

里見蜜蜂兒搨屎出門交懶象絆了一交原未覷遠不覷

近西門慶道緊自他麻犯人你又自作耍婦人見他手中

拿○着○一○把○紅○骨○細○酒○金○釘○鉸○川○扇○兒

本意即出扇見却又將簪子一間此

處纏出然却收拾已前扇子也取過來迎曉處只一照原來婦人久慣知

風月中事見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兒就疑是那箇妙人

與他的不由分說兩把折了西門慶救時已是扯的爛了

說道扇子是我一箇朋友了志道送我的直○繳○上○文○何○等○筆○力○一向藏着不曾

用今日纏拿了三日被你扯爛了那婦人僉落了他一回

只見迎兒拿茶來便叫迎兒放下茶托與西門慶磕頭王

婆道你兩口子聒聒了這半日也勾了休要悞了勾當老

身厨下收拾去也婦人一面分付迎兒將預先安排下與

西門慶上壽的酒肴整理停當拏到房中擺在卓上婦人

向箱中取出與西門慶上壽的物事用盤盛着擺在面前

與西門慶觀看那是一雙玄色段子鞋一雙桃線香草邊

關松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一條紗綠潞紬水

光絹裡兒紫線帶兒、裡面裝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並

頭、蓮瓣簪兒、簪兒上釵着五言四句詩一首、云奴有並頭

蓮、贈與君、關髻凡事同、頭上切勿輕相棄、詩想此簪亦有詩却是為何明

金蓮之為蓮見玉樓為杏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把婦人

無疑手寫此處眼照彼處、帶愧色說道、怎知你有如此聰慧、婦

一手接過、親了箇嘴、妙絕人教迎兒執壺、斟一盃與西門慶、花枝招颺、插燭也似磕

了四箇頭、那西門慶連忙拖起來、兩箇並肩而坐、交杯換

盞飲酒、那王婆陪着吃了幾杯酒、吃的臉紅紅的、告辭回

家去了、二人自在取樂、頑耍、婦人陪伴西門慶飲酒多時、

看看天色晚來、但見

第一奇書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
天同碧、僧投古寺、深林中、嚶嚶鴉飛急、奔荒村、閭巷內
汪汪犬吠、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那人家歇了、到晚
夕二人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
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担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
大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
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
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箇月光、具
一總前
後事 在路上行住坐臥、月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

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士兵先下了
 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抓尋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
 婆正在門首那士兵見武大家門閉着纔要叫門婆子便
 問你是尋誰的士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
 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葫芦你有書信交與
 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士兵向前唱了一箇
 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
 這王婆擎着那封書從後門後門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
 人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
 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士兵寄書來
 與他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

遲滯須要早作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听了此言、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忙與婦人都起來、穿上衣服、請王婆到房內坐下、取出書來、與西門慶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都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每則箇恩有重報、不敢有忘、我如今二人情深意密、不能相捨、武二那廝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婆子道、大官人、有什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幼嫁由親、後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武大只百日來、到大娘子請上幾箇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大官人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廝回來、我自有一句話說他、教怎的自此你二人合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

便道乾娘說的是、當日西門慶和婦人用畢早飯、約定八

月初六日、是武大百日、又一場惡業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婦

人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拏馬來、接回家、不在

話下、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

了數兩散碎銀錢、來婦人家教王婆報恩寺、請了六箇僧

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排了經

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厨子在灶上安排齋供、

西門慶那日、就在婦人家歇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响靈

杵、打動鼓、飯、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且說潘金蓮、

怎肯齋戒、陪伴西門慶、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

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婦人方纔起來梳洗、喬素打扮、

第一奇書

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尚見了武大這箇老婆一箇箇都迷
了佛性禪心。閃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誤拿香盒。宣盟表白
人。宋國錯稱做大唐國賊。罪闍黎武大郎。幾念出武大
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蕩。罄搥敲破老
僧頭。從前善行。一時休。萬箇金剛降不住。

婦人在佛前燒了香。念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
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
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兩

口兒只管愛用。由着老娘和那秃厮纏。且說衆和尚見了

武大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
 來婦人正和西門慶作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
 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窓下水
 盆裡洗手忽聽見婦人作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
 唧唧恰似有人交姪一般遂推洗手止住腳听只聽得喘
 人口裡喘聲呼叫達達你只顧擗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
 听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已休慌我還要存
 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喬斯听了箇不亦樂乎
 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箇傳一箇都知道
 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印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臨佛事完
 滿晚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換一身龍服

在○簾○裡○與○西○門○慶○兩○箇○並○肩○而○立○看○着○和○尚○化○燒○靈○座○王
婆○昏○漿○水○點○一○把○火○來○登○時○把○靈○牌○并○佛○燒○了○那○賊○秃○冷
眼○瞧○見○簾○子○裡○一○箇○漢○子○和○婆○娘○簾兒十七至
此方了簾子影○影○綽○綽
並○肩○站○着○想○起○白○日○裡○聽○見○那○些○勾○當○只○顧○亂○打○鼓○擗○飯
不○住○被○風○把○長○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出○青○旋○旋○光○頭
不○去○拾○只○顧○擗○飯○打○鼓○笑○成○一○塊○王○婆○便○叫○道○師○父○紙○馬
已○燒○過○了○還○只○顧○擗○打○心○的○和○尚○答○道○還○有○紙○爐○蓋○子○上
沒○燒○過○西○門○慶○听○見○一○面○令○王○婆○快○打○發○襯○錢○與○他○長○老
道○請○齋○主○娘○子○謝○謝○婦○人○道○乾○娘○說○免○了○罷○眾○和○尚○道○不
如○饒○了○罷○一○齊○笑○的○去○了○正○是○隔○牆○須○有○耳○窻○外○豈○無○人

有詩爲証

淫婦燒靈志不平

果然佛法能消罪

聞黎竊壁聽淫聲

亡者聞之亦慘魂

詩書

八

卷

四

第九回

西門慶偷娶潘金蓮

武都頭悞打李皂隸

詩曰

感郎耽風愛

歲月多忘遠

于飛期燕燕

細數從前意

着意守香奩

情踪任久淹

比翼誓鸚鵡

時時屈指尖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燒了武大靈到次日又安排一席

酒請王婆作辭

為後文冷王婆作映

就把迎見交付與王婆看養因

商量道武二回來却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

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厮怎地批達我自負

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將三兩銀子謝他當晚就將婦人箱籠都打發了家去剩下些破卓壞凳舊衣裳是武大都與了王婆到次月初八一頂轎子四個燈籠婦人換了一身艷色衣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婦人擡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無一人不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有錢有勢不敢來多管只編他四句口號說得好

堪笑西門不識羞

轎內坐着浪淫婦

先奸後娶醜名留

後邊跟着老牽頭

西門慶娶婦人到家收拾花園內樓下三間記清與他做

武大

問人作地也

記清

人跡罕到。必用此句。早又極是一個幽僻去處。一邊是

房。一邊是臥房。西門慶旋用十六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

歡門描金床。又伏大紅羅圈金帳幔。寶象花揀妝棹椅錦

杌擺設齊整。忽然大娘子吳月娘房裏使着兩個丫頭一

名春梅。一名玉簫。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

侍金蓮。趕着叫娘。却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喚

小玉。伏侍月娘。則我云大了頭內有又替金蓮六兩銀子

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先頭

陳家娘子陪嫁的名喚孫雪娥。約二十年紀生的五短身

材。有姿色。西門慶與他帶了髮髻。排行第四。以此把金蓮

做個第五房。雪娥只借金蓮排此事表過不題。這婦人

五的原故帶叙出

娶過門來，西門慶就在婦人房中宿歇，如魚似水，美愛無加。到第二日，婦人梳粧打扮，穿一套艷服，春梅捧茶走來後邊，大娘子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觀看這婦人，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每帶着風情月意，纖腰娉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娆，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吳月娘從頭看到脚，風流往下跑，從脚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

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廝每來家，只說武大

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生的標致，恁不的俺

那強人愛他

蓋是把一向的月娘，點出非單描金蓮也。

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

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

都拜見，平叙了姊妹之禮，立任傍邊，月娘叫丫頭拏個坐

兒，教他坐，分付丫頭媳婦，趕着他，叫五娘，這婦人坐在傍

邊，不轉睛，把眾人偷看見，吳月娘約三九年紀，生的面如

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第二個李嬌兒，乃院

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

月多不及金蓮也

此處貶嬌兒，却是貶金蓮。

第三個就是新娶的孟玉

樓，約三十年紀，生得貌若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

臉兒，稀稀的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灣，與金

蓮○無○大○小○之○分○第○四○個○孫○雪○娥○乃○房○裡○出○身○五○短○身○材○

盪○體○態○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婦○人○一○抹○兒○都○

看○在○心○裏○從金蓮眼內將過三日之後每日清晨起來就

來○房○裡○與○月○娘○做○針○指○做○鞋○脚○凡○事○不○孛○強○孛○不○動○強○動○

指○着○了○頭○赶○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快○把○小○意○兒○貼○

戀○幾○次○把○月○娘○歡○喜○得○沒○入○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

飾○揀○心○愛○的○與○他○吃○飯○吃○茶○都○和○他○在○一○處○因○此○李○嬌○兒○

衆○人○見○月○娘○錯○敬○他○都○氣○不○忿○背○後○常○說○俺○們○是○舊○人○到○

不○理○論○他○來○了○多○少○時○便○這○等○慣○了○他○大○姐○姐○好○沒○分○曉○

西○門○慶○自○娶○潘○金○蓮○來○家○住○着○深○宅○大○院○衣○服○頭○面○又○相○

映○在○武○二○人○女○兒○那○才○正○在○少○年○之○際○凡○事○如○膠○似○漆○

依百隨淫慾之事無日無之且按下不題單表武松

月初旬到了清河縣先去縣裡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

已知金寶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不必

細說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了一頂新頭巾銷

了房門一徑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來都

吃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

怎肯于休百忙裡却武松走到哥哥門前揭起簾子探身

人來看見小女迎兒在樓穿廊下攆線叫聲哥哥也不應

叫聲嫂嫂也不應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哥哥嫂聲音

向前便問迎兒那迎兒見他叔叔來嚇的不敢言語武松

道你爹娘往那里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問着隔壁

王婆所得是武二歸來、生怕決撒了、慌忙走過來、武二見王婆過來、唱了喏、問道、我哥哥往那里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婆子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四月間、得個拙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的、得什麼病、吃誰的藥來、王婆道、你哥哥四月二十頭、猛可地、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什麼藥不吃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的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今晚脫了鞋和襪、未審明朝穿不穿、誰人保得、常沒事、武二道、我哥哥如今埋在那里、王婆道、你哥哥一到了頭家中、一文錢也沒有、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里

去尋坟地、虧左近一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拾得
 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擡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
 嫂嫂往那里去了、婆子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
 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
 丟下這箇業障了頭子、教我替他養活、專等你回家交付

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所言、沉吟了半晌、便撇下王婆
 出門去、逕投縣前下處、開了門、進房裡換了一身素衣、便
 教士兵街上打了一條蘇繅、買了一雙綿襪、一頂孝帽、帶

在頭上、此文比伯爵洒土迷眼時何如又買了些果品、點

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從新安設武大郎

靈位、安排羹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經幡紙繒、安排

得端正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奮身便拜道哥哥陰
 魂不遠你在世時為人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負
 屈含冤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一
 面澆奠了燒化冥紙武二便放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
 人○哭○的○那○兩○邊○隣○舍○無○不○恟○惶○我也陪他一武二哭罷將
 這羹飯酒餚和土兵迎見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土兵房外
 後邊睡迎兒房中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武大靈桌子前
 睡約莫將半夜時分武二奮來覆去那里睡得着口裡只
 顧長吁氣那土兵勦勦的却似死人一般偏照管挺在那
 裡武二扒將起來看時那靈卓子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

武二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在時懦弱死

後却無分明說由未了、只見那靈桌子下捲起一陣冷風
來、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恠風、侵骨冷凜冽如殺氣、

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

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逐、影魂旛紙上有鬼出現、

那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皆豎起來、定睛看時、見一個人、

從靈卓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

不仔細、却待向前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二、

一交跌番在蓆子上坐的、尋思道、恠哉似夢非夢、剛纔我、

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他這一、

死必然不明、所那更鼓正打三更三點、回頭看那土兵正、

睡得好

又照

于是咄咄不樂只等天明却再理會看看五

更雞叫東方漸明土兵起來燒湯武二洗漱了喚起迎兒

看家帶領土兵出了門在街上訪問街坊隣舍我哥哥怎

的死了嫂嫂嫁得何人去了那街坊隣舍明知此事都懼

怕西門慶誰肯來管只說都頭不消訪問土婆在緊隔壁

住只問王婆就知了有那多口的說賣梨的鄆哥兒與作

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竟走來街坊前去尋鄆哥

只見那小猴子手裡擎着個柳籠篋羅兒正籬米回來武

二便叫鄆哥道兄弟唱喏那小廝見是武二叫他便道武

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賊只是一件我的老

爹六十歲没人養贍我却難保你們打官司賊武二道好

不忽的 一不

兄弟跟我來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貨賣造
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寫出武二精細到有養

順之心我没甚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

你且拏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

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

謀害了家中嫂嫂那一箇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

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

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賊反襯一面說

道武二哥你听我說却休氣苦于是把賣梨兒尋西門慶

後被王婆恁地打他不放進去又恁地幫扶武大捉姦西

門慶恁的踢中了武大心疼了幾日不知恁的死了地從

第一詩書

九回

知怎
取又
與伯
爵講
行虎
奇照

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听了便道你這話却是實麼又問
道我的嫂子實嫁與何人去了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
擡到家待擡吊底子兒自還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
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兄弟
既然如此討飯來吃須臾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兩箇下
樓來分付鄆哥你回家把盤纏交與老爹明日早來縣前
與我作證又問何九在那里居住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
何九他三日前聽見你回便走的不知去向先藏過
武二放了鄆哥家去到第二日早起先在陳先生家寫
狀子細走到縣前只見鄆哥也在那候一直奔

上跪下
縣院起來
知縣看見
認的是

月你

因何聲寃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
潘氏通奸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

西門
九膝臃入

燒燬屍傷見今西門慶霸佔嫂子在家爲妾見有這個小
厮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則箇因遞上狀子知縣接着
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
縣于是摘問了鄆哥口詞當下退廳與佐二官吏通同商
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典史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
的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隨出來叫
武松道你也是個本縣中都頭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姦
見雙殺人見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姦
你今只憑這小厮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公

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武二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的、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審、其寃自見、若有虛誣、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二方纔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屋裡、不放回家、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西門慶聽得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帶着銀兩、連夜喚官吏都買嘴了、到次日早晨、武二在廳上、指望告稟、知催逼拿人、誰想這官人受了賄賂、早發下狀子來、說道、松你休听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以問理、聖人云、經曰之事、猶恐未真、皆後之言、豈能

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傍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裡、
 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俱
 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二道、若
 恁的說時、小人哥哥的冤仇、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既然
 相公不準所告、且却有理、遂收了狀子、下廳來、來到下處、
 放了鄆哥歸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口中罵淫
 婦不絕、武松是何等漢子、怎消洋得這口惡氣、寫一直走
 到西門慶生藥店前、要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開舖子的
 傅夥計、在櫃身裡面、見武二狠狠的走來、問道、你大官人
 在宅上麼、傅夥計認的是武二、便道、不在家了、都頭有甚
 話說、武二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

二引到僻靜巷，只武二奮過臉來，用手撮住他衣領，睜圓
恠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
不曾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二道：「你若不要死，便不
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厮如今在那里，我的
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
是箇小胆的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
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催着小人，只開舖子，並不知他
們間帳。大官人本不在家，剛纔和一相知往獅子街大酒
樓上吃酒去了，小人並不敢說謊。」武二聽了此言，方纔放
了手，大步飛奔到獅子街來，說的前傅夥計半日移脚不

武二

武二逕奔到獅子街橋下酒樓前來，且說兩

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換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箇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兒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箇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正吃酒在熱鬧處，忽然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兇神般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不覺心驚，欲待走了，却又下樓不及，遂推更衣走往後樓躲避。武二奔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二撥步撩衣飛搶上樓。

去早不見了西門處只見一箇人坐在正面兩箇唱的扮
 頭坐在兩邊認的是本縣皂隸李外傳就知是他來報信
 不覺怒心頓起便走近前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厮把西
 門慶藏在那裡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
 武二先嚇呆了又見他惡狠狠逼緊來問那里還說得出
 話來描神武二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脚把桌子踢倒
 碟兒盞兒都打得粉碎兩箇扮頭嚇得魂都沒了李外傳
 見勢頭不好強掙起身來就要往楼下跑武二一把扯回
 來道你這厮問着不說待要往那里去且吃我一拳看你
 說也不說早聽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阿
 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總往後樓更衣去了不干

六事饒我去罷武二聽了、就趁勢兒用雙手將他撮起來、
開着樓窓兒往外只一拋、說道你既要去、就饒你去罷、撲
通一聲、倒撞落在當街心裡、武二隨卽赶到後樓來尋西
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武二在前樓行兇、嚇得心膽都碎、
便不顧性命、從後樓窓一跳、順着房簷跳下人家後院內、
去了、武二見西門慶不在後樓、只道是李外傳說謊、急轉
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還把
眼動氣不過、兜襠又是兩腳、早已哀哉斷氣、身亡衆人道、
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二道我
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廝悔氣、却和他一路也撞在我手
裏、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捉武二、只得慢慢

挨上來收住他那裡肯放鬆連酒保王鸞并兩個粉頭包
氏牛氏都拴了竟投縣衙裡來此時哄動了獅子街鬧了
清河縣街上議論的人不計其數却不知道西門慶不該
死。到。都。說。是。西。門。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
爲水滸留地步也正是

李公吃了張公釀

鄭六生兒鄭九當

義十充配孟州道

妻妾翫賞芙蓉亭

詞曰

八。月。中。秋。涼。颺。微。逗。芙。蓉。却。是。花。時。候。誰。家。姊。妹。
開。新。妝。園。林。散。步。頻。携。手。折。得。花。枝。寶。瓶。隨。後。
歸。來。玩。賞。全。憑。酒。三。盃。酪。酏。彼。愁。城。醒。時。愁。緒。懸。

還又 右調踏莎行

上半闕收拾金蓮文字
下半闕寫瓶兒種荀也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不題且表西門

慶跳下樓窗扒伏在人家院裏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

人家百忙裏又只見他家使的一箇大用了頭走來毛麩

裏○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一○箇○漢○子○扒○伏○在○院○墻○下○往○
前○走○不○迭○大○斗○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得○是○
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
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這○一○去○定○是○死○罪○大○官○人○歸○家○
去○料○無○事○矣○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來○家○一○五○一○十○
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爲○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
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
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醜○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
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
知○縣○受○了○賄○賂○到○次○日○陞○廳○地○方○押○着○武○松○并○酒○保○

旺人當廳跪下縣主番了臉便叫出松你這厮

本人我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恣度今又平白打
松道小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罵打不料撞遇此
他隱匿西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怒起悞將他打死只望相
公與小人做主拿西門慶正恣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冤
仇小人情愿償此人悞傷之罪知縣道這厮胡說你豈不
認得他是縣中皂隸今打殺他定別有緣故爲何又纏到
西門慶身上不打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加刑兩邊閃三四
箇皂隸把武松拖翻兩點般打了二十打得武二口口聲
冤道小人也有與相公效勞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
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道你這厮現
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抵賴那箇喝令好生與我撻起來

當下又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
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裏、內中縣丞佐二官也有
和武二好的、念他是箇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都
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張、又見武松只是
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件
作里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收
日、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罵
毆、拳打腳跌、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
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
平府來、詳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東

人氏、極是箇清廉的官、聽的長來、隨即差人、但見他

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學、家攻書長大、在金鑿對、
衆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戶口登錢、根辦黎民、
稱頌滿街衢、詞頌滅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正是各
標書史播千年、聲振黃堂傳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
直清廉民父母。

這府尹陳文昭陞了廳、便教押過這十犯人、就當廳先把
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
生寫着文曰、

東平府清河縣、有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
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叅做都頭、因公差回還、
祭奠亡兄、見嫂潘氏、不守孝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

口續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
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
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唱婦牛氏包氏
見証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忤作里
甲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墓解繳前來覆審無異
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
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
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

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

荷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

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
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
遂將西門慶奸娶潘氏并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
告狀不准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為哥哥報仇因
尋西門慶厮打不料誤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
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
武大含冤地下任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也盡知
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
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于是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
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收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為兄
報仇悞打死這李外傳也是箇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

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下了在牢裏。一千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作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肉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道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懼了手脚。陳文昭是箇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并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蔡太師連忙賁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

是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正堂陳平

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知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箇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軍。况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箇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箇公人路上盤費，央托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儻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

有忘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箇有義的漢子不幸
遭此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
上兵要出行李包裹來明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
州大道而行有詩爲証

府尹推詳秉至公

今朝刺配牢城去

武松垂死又疏通

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
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
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典兒收拾打掃後花園
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挂起錦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

卷八 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

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

鬟使女

四字單
謂春梅

兩邊侍奉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

珠水晶盤內高堆火棗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

烹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筯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

獻來香滿座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

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貴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

花簇錦攢飲酒間只見小厮玳安領下一箇小厮一箇小

女兒纔頭髮齊眉生得乖覺拏着兩箇盒兒說道隔壁花

家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眾人跟前都

丫頭止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

門大娘戴纔完金蓮便是瓶兒令揭開盒兒看一盒是朝

廷上用的菓餡椒鹽金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蓮

的角兒却步步寒酸糕兒自是富麗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你娘費心一

面看菓兒打發兩箇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小丫頭一方

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娘多謝了因

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綉春小廝便

是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的這花家娘子

兒倒且是好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們我並不曾

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娶了這娘子兒今不上

二年光景他自說娘子好箇性兒不然房裏怎生得這

箇好了頭。即人春月娘道前者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殯

梅捷甚

我在山頭會他一而生得五短身材、鬪面皮、細灣灣兩道

眉兒、且是白淨、好箇溫存性兒、年紀還小哩、不上二十四

五、西門慶道、你不知他原是大名府梁中書妾、晚嫁花家

子虛、帶一分好錢來。敘迷處垂月娘道、他送盒兒來、咱休

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荅他、看官聽說、原來花

子虛渾家、姓李、因正月十五所生、那日人家送了一對魚

瓶兒來、就小字喚做瓶姐、先與大名府梁中書為妾、梁中

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妬、婢妾打死者多、埋

在後花園中、這李氏只在外邊書房內住、有養娘伏侍、只

因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書同夫人在翠雲樓上

李達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衆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清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前日結拜的弟兄，終日與應伯爵、謝希大、一班十數箇，每月會在一處，叫些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又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裏使錢撒漫，哄着他在院中請表子。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

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

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

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

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釧捧定那

話在口裏吞放西門慶垂首玩其出入之妙嗚咽良久淫

情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

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麼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裏

到有兩箇好了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箇也

本寫 春梅 定情 原能 便瓶 鬼情

事一活 無效 零用 不知 是借 兒 用春 揚不 知是 寫春 帶映 我兒 影兒

有春海年紀也是花二哥收用過了但見他娘在門首

立他眼出來却是生得好模樣兒誰知這花二哥年紀小

小的房裏恁般用人婦人聽了噤了他一眼說道怪行貨

子我不好罵你你心裏要收這箇丫頭收他便了如何遠

打過折指山說磨拏人家來比奴奴不是那樣人他又

是我的丫頭既然如此明日我往後邊坐一回騰箇空兒

你自在房中叫他來收他便了西門慶聽了歡喜道我的

兒你會這般解趣怎教我不愛你二人說得情投意洽

覺美愛無加謾謾的品簫過了方纔抱頭交股而寢正

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快把紫簫吹有西江月為証

紗帳香飄蘭麝娥眉慣把簫吹雪瑩玉體透房帷

住。鬼。飛。鬼。碎。玉。腕。款。籠。金。釧。兩。情。如。醉。如。癡。未。
囑。奴。知。慢。慢。多。咂。一。會。

到。次。日。果。然。婦。人。往。孟。玉。樓。房。中。坐。了。西。門。慶。叫。春。梅。在。房。中。收。用。了。這。妮。子。正。是

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楊。柳。綠。翻。翠。

潘。金。蓮。自。此。一。力。擡。舉。他。起。來。不。令。他。上。鍋。抹。灶。只。叫。他

在。房。中。鋪。床。疊。被。遞。茶。水。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纏。得

兩。隻。脚。小。小。的。原。來。春。梅。比。秋。菊。不。同。本。聰。慧。喜。謔。浪。善

應。對。生。的。有。幾。分。顏。色。西。門。慶。甚。是。寵。他。雪。娥。不。知。也。秋。菊。為

人。濁。蠢。不。諳。事。體。婦。人。常。常。打。的。是。他。正。是

瓦。雀。鶉。衣。燕。紫。領。紛。紛。弄。語。共。爭。喧。



雖然無數同飛鳥

貴賤高低不一般



